

风月与风气就差一个字。风月字面上讲,有风有月,说的就是景色,引申出来,好景好人,就变成男女间谈情说爱的恰当。风气两字,重在气,人气,人气旺了,变成了风气。

说到风气,是最近报上的消息。一进五月以来,考大学就成了各报的主要话题之一,各校的宣传,外国大学在中国招生,香港的高校与清华、北大抢生源,还有考试期间,道路通行改道,宾馆包房,120急救中心送医的考生……弄得好像学生们一场考试成为天大的事情。本来,现在高校扩招,各大城市一半以上的学生都能进入高校学习。我曾开玩笑说,现在要想考不上大学,还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,北京市三个就要招走两个,上学的比落榜的多。这本来是该学校着急“生源”的事情,怎么变成了学生自己跟自己叫板了?

天天讲“舆论导向”,至少中国教育体制目前这种“风气”与导向有责任。以高考为轴心,形成“上北大清华为最好,上重点大学次之,再次也要上个大学”。首先苦不堪言的是全中国的高中生,然后波及初中,小学,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“特长班”。中国的青少年从一开始识字,就进入了“高考热身”。经过“热富十二年”,考进了大学。进了门,才发现进大学并不是终点,本科生在就业市场找不到饭碗,于是接着考,考硕士,考博士,等到从考场考到一张办公桌,喘口气,一回首已经三十出头了。人生的一半就在“高考为中心的考试”中过去了。

我曾怀疑这是一个“阳谋”,是一种鼓吹教育产业化而形成的舆论环境。教育产业化,就是说,教育是一种经营活动,能谋利。就是说要产业化,市场在哪里?当然是学生!如果学生不上杆子一门心思上你那个大学,你就产业不起来。如今的北京大学,比早先的不如大了多少!如今的清华大学,也不只是理工尖子向往之地,理工文艺,无所不包,原先的“中国工艺美术学院”门口也换上了清华大学的牌子。记得到长春市去过一趟,长春朋友说:“现在的长春市就在‘吉林大学’校园里。”

大家小品

高考风气乱弹

叶延滨

名校变大了,不是名校的更是纷纷扩大规模。教室多了,教授多了,博导也多了,如果没有足够的生源,如果没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考研考博大军,这个产业链将会因产供销脱节而中断。

如果这是一个“阳谋”,那么,这的确是以前中国全体青少年生存状态的恶化代价,以中国全体青少年失去童年欢乐、失去少年自主精神、失去青年时候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为代价!中国的高等教育,这样发展下去,成为恶性发展的“垄断产业”——中国人才

的惟一加工、升级和认证权威。事实并不是这样。当然,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人才培养机构,但是从高校出来并不等于就是人才。特别是今天,高等教育与人才市场脱节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。有的地方,本科生只能找到“洗脚技师”的岗位,博士生变成没有人想要的烫手山芋,在西部一些贫困地区,大学门槛太低,读书学费太高,所学专业在社会没有就业的岗位,形成了“一人读大学全家致贫”现象。

有识之士呼吁为青少年“减负”,有关部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

性,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。但是有了“高考热”这个高压,所有的减负呼吁和减负规定都只是一厢情愿的空话。因此,为全社会共同的利益,形成良性发展的教育体制,使青少年在宽松和谐的社会风气中求学和全面发展,我以为必须让“高考热”减压!怎么减压?大家出主意。我以为,有两点可供有关部门参考:

一、宣传行行都可出人才!强调现代高等教育不是“科举”!讲清楚最适合你的学校才是最好的而非最名牌的才是最好的!事实也是如此。考上大学不用说是好事,社会舆论应强调另一面!记得我考大学那一年,是文革后恢复了高考,全国约两千万考生,据说只收了二十万,百分之九十九都落榜,天下没有大乱。现在每年收几百万,还搞得这么紧张惶恐,风气之后实在有点舆论在添乱增压!

二、现在高考压力和就业压力都落在学生的身上,这是不合理不公平的!学校只管收钱,不管“产品有没有市场,产品质量能不能经受社会检验”,这是一种不受监管的垄断官办旧俗陋习!因此,我建议,舆论要公开对高等学校进行的考评,不单是学术考评,还要有“就业考评”!就是说,大学办得好不好,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,是学生毕业的就业率(包括继续深造留学)高不高。凡是学生就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,就要减少其招生数,就业率低于某个比例,就可以停止其招生。否则就是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误人子弟!各个大学当年的学生就业率应当在第二年由权威机构向社会公布。学生高考不能作弊,学校公布就业率也不能虚报。如有虚报,应追究法律责任。

另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让风气得到改变?请君教我!

郑邑旧事

北下街上话往事

王瑞明

北下街位于管城回族区南部,南起西大街(旧时叫西关大街)北至人民路,长400米,宽10米。据《郑县志》郑县城及四关图标明,这里位居老城西关外城的北侧,名叫北郭门大街,又因西关大街路面高,往北是一个较大的下坡,群众根据地形特征,约定俗成的称之为北下街,沿用至今。

历史上,北下街是个回族群居的老街,不少往事至今还流传在坊间。清代,回族聚居点不断由城内的“回回巷”(今清真寺街一带)向西扩展到北下街等处,回族群众逐渐增多,相对集中。但还没有一个传授宗教知识的场所。清末时,居住在西大街的赛、海两家富户捐资,在路西搭个棚,称为“经房”,方便这一带的回族同胞就近在此礼拜。直到1935年,回教徒集资,“经房”才得以重建,有大殿、海里凡室、教室、沐浴室,还创办一所小学校,成为郑州很有影响的一座清真寺。之后,越来越多的群众围寺而居,形成一个较大的回族居民区。

清末民国时期,西关大街的商业繁盛,给北下街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商机,回族同胞纷纷做起清真风味小吃生意,由于市场需求兴旺,席棚店铺比比皆是。北下街的风味

小吃老成人几乎家喻户晓,如豆沫、羊肉胡辣汤、牛骨髓油茶、绿豆糊涂、羊肉水煎包等各有特色,而有名气的还数下面几样。小苏肉、牛肉丸子:北下街路西有家宝隆铺,卖小苏肉、牛肉丸子的是一位沙姓老者,他做的这两种小吃,肉香味醇,与众不同,客人吃过,都说名不虚传。马家烧饼铺:专烙芝麻酱烧饼。他烙的烧饼,吃着又酥又香,总是出炉就卖光。白福祥的豆腐脑:白家清真教的豆腐脑配上煮熟的咸黄豆、酱胡萝卜、黄瓜丁、酱油盐卤和适量的卤汤,卤汁鲜美、豆腐软嫩,色泽明快,老少皆宜。加上手掌嗓音非常好,他站在店前一吆喝,顺着风,老远都能听到,自然生意不错。丁家斋八宝莲子粥:丁家的小饭店专卖八宝莲子粥。用江米、薏仁米熬成粥,吃的时候,每碗现加糖莲子、糖百合、瓜条、葡萄干、桃仁、杏仁、瓜子仁等几样果料和白糖桂花。糯甜、味香利口的八宝莲子粥,营养丰富,深受喜爱。北下街的风味小吃一直延续到解放后,有的流转到外地。

解放初,北下街西侧有家私人开的“明星舞台”唐棚戏院,据说该剧名演员陈素贞、常香玉、马金凤等都在这里演出过。



绽放(摄影)

一鸣



金玉珠光(国画)

方国兴

新书架

《旧痕新影说文人》

孙永强

近年来,写民国间人文事的书籍,无论是回忆性质的抑或研究层面的多如繁星,但使人会心一笑的并不多,能令人过目难忘的就更少了。所以拿到这本《旧痕新影说文人》时,也是抱着随便读读的心态,然而却越读越有味道,不忍释卷。

对于我们熟知的鲁迅、胡适、朱自清、徐志摩、林徽因等名人,作者依其经年的研究,裨补了一些正史的缺漏,并且往往能从一些旧文中读出新意来,还原了各式文人完整的风貌。

原来,朱自清死于胃炎,缘于贪食;凌叔华差点就成了翻译家;糖水里泡大的冰心,难以写出深刻的文字……这些文人的另一面,使得他们一度遥远模糊的面目渐渐清晰生动起来,这并不是损害了他们的形象,而是还原了其真实性,反让人觉得亲切起来。

中华书局出版

揭开工人的另一面,即使是负面的,也是本着真实性的原则,还原一个完整的历史上的工人。若是正襟危坐地批评和论述,道理自然也能说得清,却毫无魅力,难以卒读。偏是这样随意平淡、落落大方的文字,既衬出真知灼见,不失厚重,又颇可玩味。想来作者必是深谙此道的。

与劳作倾注在麦收的希冀中吗!

我们拾麦的队伍也是不欢迎这种行为的,你这是一个老鼠坏锅汤,败坏全队的名义呀!

我喜欢拾麦子还有另外的原因,就是总希望看到麦丛中窜出几只刚出生的小野兔、小刺猬,带回家饲养,让小小伙伴能兴奋一段时间。或者从麦地里发现几棵成熟的豌豆,摘下已经饱满的豆角入锅煮熟,慢慢品尝那甘甜、清爽的豆香。

如今农村麦收早就是机械化收割了,农民兄弟摆脱了挥镰弯腰割麦的繁重农事,静坐在村头柳树下,满脸喜悦观看收割机手们把一片片麦田变成一袋袋颗粒饱满的粮食,手里攥着政府发给的种粮补贴,捧着高兴哪!

拾麦队伍队伍的靓丽风景早已是远去的回忆啦!只是那故事的馨香还时时唤起我勾魂摄魄、梦魂萦绕的故土亲情。

春华秋月(篆刻)

益刃

随笔

拾麦

陈大伟

拾麦子是我们豫南农村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古民俗,每年仲夏五月开镰收麦之时,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妇、孺、老人紧随在装满新麦的马、牛车后,手脚麻利的弯腰收拾掉在地上的棵棵麦穗,只要不拉扯麦车上的麦子,主人家是不呵斥拾麦人的。拾麦人把拾起的麦穗一把把捆扎整齐,背在身上,零麦穗头就放在随身的挎包内,日落西山,一个个拾麦人满载而归,忘记了疲劳,忘记了饥渴,嘴里哼着只有自己能听懂的小曲就打着回房了。民风醇厚,代代相传,用时下流行的词句描述,拾麦子的队伍就是麦收大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所著“阅薇草堂笔记”姑妄听之篇中所述,“遗秉滞穗,寡妇之利,远见于周雅。乡村麦熟时,妇孺数十为群,随刈者之后,收所剩剩。谓之‘拾麦’。农家习以为俗。亦不复顾,犹古风也。”可见拾麦习俗在中原地区早已是源远流长啦!

我的家乡有两条大河,向西流入汉水的是唐河,向东充入淮水的是沙河,两条河的分水岭就是桐柏山脉,山南坡的农村就只种稻子,不种小麦,所以“拾麦子”的习俗,也是自此向北方延伸的。

其实拾麦子远不是清代那位“纪大烟袋”描述的那么浪漫,个中艰辛只有拾麦人自己能体会。

我在家乡加入拾麦队伍的年龄还只有八九岁,记得早晨天色朦朦胧胧,月亮还高挂在树梢上。大人们就催你起床赶路了,因为近处的麦田早就晒晒多遍,要到数十里外拾麦人少光顾的田头去才能拾到散落的麦子。家人为鼓励孩子们拾麦的兴趣,早早烙好了葱花油饼,洗净了鲜嫩的黄瓜。草帽、挎包也准备好,只待小战士冲锋了。大柳树下,约好五六六个对脾气的玩伴,再捎带两个扎小辫的漂亮女孩就上路了。凉风阵阵吹,布谷声声啼,迎着东方初露的曙光,一路上打着闹闹撒向四野。小伙伴们其实都没有把拾麦当成一回事,麦收季节正是学校放假的时间,少了课堂上严师的训斥,少了繁重的作业,大家无忧无虑,或下河摸鱼,或上树捉蝉,大树下、河堤上,

皇上瞟了一眼陈廷敬,道:“陈廷敬,还多亏刘相这太子搭得结实,不然今儿朕的性命就送在这里了。朕饶了他大逆之罪。可他说话办事全无规矩,叫他随朕回京学习行走。”

陈廷敬便替刘相谢了恩,并不多言。皇上心想陈廷敬密访几个月,沿路官员行状悉悉掌握,他只是如实密奏见闻,却不见他参人。可见陈廷敬确实老成了,大不像往日心性。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倘若见错参人,难题到底都是出给朕的,朕又怎能把有毛病的官员都斥退了?辅国安邦之重,就需像陈廷敬这般。皇上哪里知道,这回大臣们参来参去,都是陈廷敬一手谋划!

皇上抬头望着天上的浮云,又道:“胤初回京之后闭门思过,不准出宫门半步!”

55 回到京城,皇上头一日在乾清门听政。皇上目光扫视群臣,又道:“朕深感欣慰的是你们大多能忠心耿耿,恪尽职守,清白做官。朕今日要专门说说陈廷敬。朕八岁登基,那个时候陈廷敬只有二十四岁,风华正茂,才气过人。从那时候起,陈廷敬就跟着卫师傅侍候朕读书。一晃就是四十八年,朕已五十有四了,陈廷敬亦已是七旬老人。他那一口青发,朕是亲眼看着它一根一根白起来的。四十八年了,朕现在

回头一想,找不出陈廷敬的过错!朕对陈廷敬的评价是八个字:宽大老成,几近完人!”

陈廷敬赶忙跪上谢恩,道:“臣谢皇上垂怜!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臣事君四十八年,肯定有不少失格出格之事,只是皇上仁德,不忍治罪。”

皇上笑道:“老相国,你就不必自谦了!”

陈廷敬低头道:“臣曾听皇上亲口说过,国朝并无相国之职呀!”

皇上笑道:“朕说你是相国,你就是相国!”

陈廷敬回到家里,兴致甚好,说:“皇上今日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了我八个字,宽大老成,几近完人。”

珍儿说:“老翁本来就是完人,珍儿跟您这么多年,还真找不出您的毛病!”

陈廷敬又道:“皇上还叫我老相国!”

有日,陈廷敬去衙门了,月媛同珍儿在家里说老翁。月媛道:“珍儿妹妹,你说廷敬是不是有些糊涂了?廷敬他这官不能再做下去了。”

珍儿问:“为什么呀?皇上信任他,朝廷需要他,为什么就不做官了呢?”

月媛道:“我瞧了这么些年,我知道,大臣只要被叫做相国,就快大祸临头了。明珠是这样,索额图也是这样。”

珍儿道:“可是我们家老翁同他们不一样呀,明珠和索额图都是坏人呀!”

月媛知道有些道理珍儿是不懂的,便道:“珍儿妹妹,你只听姐姐的话,劝劝廷敬,他现在是越来越听不进我的话了。”

56 陈廷敬成日在尚书房看折子,皇上下了朝也常到这里来。

皇上递过一个折子,道:“老相国你看这个。”

陈廷敬双手接过折子,见是密奏,忙道:“密奏臣岂能看?”

皇上道:“朕以为是你看得的密奏,你就先看,再送朕看。”

陈廷敬跪下谢恩,道:“皇上如此宠信老臣,臣不胜惶恐!”

陈廷敬知道看密奏不是件好事,可皇上下了谕示他也不敢不看。他打开这道密奏一看,却是刘相年上的,原来刘相回京没多久,又被皇上特简为江苏按察使。皇上到底看重刘相年的忠心,只是叫他改改脾气。

陈廷敬见刘相年在密奏上写道:“臣奏访两淮浮费甚多,院费、省费、司费、杂费四款皆派到众商头上,每朝朝廷正项钱粮没有完成,上述浮费先入私囊。臣以为应革除浮费,肃清吏治。”

陈廷敬看完密奏,道:“皇上,刘相年这个按察使实在是用对人了。”

皇上道:“相年确实太耿直了,但他所奏之事如不警醒,贪墨之风煞不住啊。”

皇上不说话,提起朱笔批道:“知道了。所列四款浮费,第二款去不得,银钱不多,何苦为此得罪督抚,反而积害!治理地方以安静为要,不必遇事就大动手脚。嘱你改改脾气,定要切切。小心,小心,小心,小心!”

密奏是仍要回到刘相年手里去的,皇上连批了四个小心,陈廷敬看得心惊肉跳。他暗自交待自己,往后还是尽量少看密奏。



工联文 苦

大清相国

33

连载

“还不是让那畜生给气的。”小武子明白,卓氏经常骂那抽大烟的大少爷为畜生。

小武子说:“您别气坏了身子。”卓氏一笑:“我们小武子懂事了。你从今个儿起就是楼里的大人物了,当首炉匠了,可要给我争气哟。”

小武子挤出一丝笑,深深地向床前鞠了一躬:“谢太太提携之恩。”卓氏连连摇了摇头:“不用谢,只要听我的话,比什么都强。”

小武子麻木地看着太太,不知所云。

卓氏突然收住了笑容,面无表情地从床头摸出一紫红色的铜块来:“你看看这是什么?”

小武子接过一看,吐出三字:“紫铜块。”

卓氏不动声色:“你再看看!”小武子又看了看:“就是铜块嘛。”

卓氏阴冷地一笑:“哼,告诉你,这就是金子!我要让你将它变成金子!”

小武子顿时恍然大悟,立刻将头摇得似拨浪鼓一般,十分坚定地说:“太太,这使不得,这万万使不得!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让老翁知道了,可不得了,再说弄得不好,可就要砸了楼里的牌子呢。”

“哟,你还知道怕老翁?你知道不知道彩凤是老翁买进楼来为二少爷备着的?你怎么不怕啦!”卓氏恶狠狠地说道。

小武子低头无语。

“还有,你爷爷要是知道你干的那些伤风败俗的事儿,只怕是要跳江呢。”

小武子一急,便跪在卓氏面前:“太太,我求您,我错了,求您千万别告诉我爷爷。”

“好吧!我答应你,给你拿上!”卓氏果断地将铜块递给了小武子。

小武子接过铜块,痛心地说道:“在以后的日子里,小武子对卓氏只能是百依百从。卓氏隔三差五地让小武子在金银饰品的制作中使手脚掺假,卓氏将小武子省下的金银及时化成了大小各口中的大烟。小武子愧对贾府,他的心每时每刻都在滴血。”

52 过完年了。贾老爷叮咛汉皋看管好柜台管好账,单个儿动身去杭州谈生意去了。一路上,贾老爷都打不起精神。

早在前几年,贾老爷就想到了古书上有“冲喜”之说。意思是,人若患了重病,结婚的喜气能将病魔冲走。何况二少爷得的是花柳病,更应该早点给他娶媳妇。

贾老爷从杭州回来后,金镶银楼里放出风来:要给二少爷娶媳妇。

一时间,媒人纷至沓来。二少爷是个花痴,可谁家能保证自家的孩子无病无灾呢?金镶银楼家大业大,人家的姑娘要是走进了贾府,还不是掉进福窝里了?

正福先生自打第一次见到丫头彩凤,就感觉到这丫头触感太强。他曾试图说服贾老爷,让彩凤在楼里做些其他的活路,这照料二少爷的事还是找个诸如厨娘苗嫂之类的中年妇女。贾老爷很听正福先生的话,试图让彩凤回娘家隆中山里住了几天,二少爷是不吃不喝哭闹不止,闹得整个楼里不得安宁,贾老爷只好作罢。再说,二少爷终究要娶媳妇,贾老爷认为彩凤是最合适不过了。

贾老爷突然宣布,要银楼里的丫头彩凤给二少爷当媳妇。银楼里的人心明如镜,不惊。然而,府外却哗然一片,大家以为是金镶银楼的老爷一时说的疯话。

这天,卓氏把彩凤叫到房里,卓氏说:“想必你也听说,你好福气呢。”

彩凤赶紧向卓氏躬了躬身,说:“谢太太的大恩大德。”

“我告诉你,你那野事我给你记着呢。若再不长记性,看我不打死你!”卓氏脸一黑,恶狠狠地说道。

彩凤说:“我会照看好二少爷的。”

“我料你不敢怠慢二少爷。”

卓氏说:“我与二少爷可好呢,彩凤看了卓氏一眼,“我们……”

卓氏恍然大悟,有些惊慌地说道:“愿来你和二少爷早就……”

卓氏恍然大悟,有些惊慌地说道:“愿来你和二少爷早就……”

卓氏恍然大悟,有些惊慌地说道:“愿来你和二少爷早就……”

卓氏恍然大悟,有些惊慌地说道:“愿来你和二少爷早就……”

卓氏恍然大悟,有些惊慌地说道:“愿来你和二少爷早就……”

卓氏恍然大悟,有些惊慌地说道:“愿来你和二少爷早就……”

卓氏恍然大悟,有些惊慌地说道:“愿来你和二少爷早就……”

卓氏恍然大悟,有些惊慌地说道:“愿来你和二少爷早就……”

卓氏恍然大悟,有些惊慌地说道:“愿来你和二少爷早就……”

卓氏恍然大悟,有些惊慌地说道:“愿来你和二少爷早就……”

卓氏恍然大悟,有些惊慌地说道:“愿来你和二少爷早就……”

卓氏恍然大悟,有些惊慌地说道:“愿来你和二少爷早就……”



王雄 著

金镶银楼

33